

国际大奖小说

北京市绿色印刷工程——优秀青少年读物绿色印刷示范

《纽约时报》杰出童书奖

《亲爱的汉修先生》姊妹篇

【美】贝芙莉·克莱瑞 / 著

【美】保罗·欧·泽林斯基 / 绘

万 华 / 译

再见了， 汉修先生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国际大奖小说
《纽约时报》杰出童书奖
《亲爱的汉修先生》姊妹篇

再见了,汉修先生

[美] 贝芙莉·克莱瑞 / 著

[美] 保罗·欧·泽林斯基 / 绘

万 华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见了,汉修先生 / (美) 贝芙莉·克莱瑞
(Beverly Cleary) 著; (美) 保罗·欧·泽林斯基
(Paul O. Zelinsky) 绘; 万华译. — 天津: 新蕾出版
社, 2017.1

(国际大奖小说)

书名原文: Strider

ISBN 978-7-5307-4827-5

I. ①再… II. ①贝… ②保… ③万… III. ①儿童小
说-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9747 号

STRIDER

by Beverly Cleary

Copyright © 1991 by Beverly Cleary

Illustrations copyright © 1991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Interior illustrations by Paul O. Zelinsk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New Buds Publishing House (Tianjin) Limited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津图登字:02-2015-135

出版发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版人: 马梅

电话: 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真: (022)23332422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75 千字

印张: 5.25

版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
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 (022)23332677 邮编: 300051



前言

一辈子的书

梅子涵

亲近文学

一个希望优秀的人，是应该亲近文学的。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滋生出来；还有很多的智慧和见解，是你在受教育的课堂上和别的书里难以如此生动和有趣地看见的。慢慢地，慢慢地，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有了不平庸的眼睛。其实谁不知道，十有八九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文学家的，而是当了电脑工程师、建筑设计师……可是亲近文学怎么就是为了要成为文学家，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呢？文学是抚摸所有人的灵魂的，如果真有一种叫作“灵魂”的





东西的话。文学是这样的一盏灯，只要你亲近过它，那么不管你是在怎样的境遇里，每天从事怎样的职业和怎样地操持，是设计房子还是打制家具，它都会无声无息地照亮你，使你可能为一个城市、一个家庭的房间又添置了经典，添置了可以供世代的人去欣赏和享受的美，而不是才过了几年，人们已经在说，哎哟，好难看哟！

谁会不想要这样的一盏灯呢？

阅读优秀

文学是很丰富的，各种各样。但是它又的确分成优秀和平庸。我们哪怕可以活上三百岁，有很充裕的时间，还是有理由只阅读优秀的，而拒绝平庸的。所以一代一代年长的人总是劝说年轻的人：“阅读经典！”这是他们的前人告诉他们的，他们也有了深切的体会，所以再来告诉他们的后代。

这是人类的生命关怀。

美国诗人惠特曼有一首诗：《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
诗里说：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



他看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

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一部分……

如果是早开的紫丁香，那么它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如果是杂乱的野草，那么它也会变成这个孩子的一部分。

我们都想看见一个孩子一步步地走进经典里去，走进优秀。

优秀和经典的书，不是只有那些很久年代以前的才是，只是安徒生，只是托尔斯泰，只是鲁迅；当代也有不少。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父母不知道，所以没有告诉你；你的老师可能也不知道，所以也没有告诉你。我们都已经看见了这种“不知道”所造成的阅读的稀少了。我们很焦急，所以我们总是非常热心地对你们说，它们在哪里，是什么书名，在哪儿可以买到。我就好想为你们开一张大书单，可以供你们去寻找、得到。像英国作家斯蒂文生写的那个李利一样，每天快要天黑的时候，他就拿着提灯和梯子走过来，在每一家的门口，把街灯点亮。我们也想当一个点灯的人，让你们在光亮中可以看见，看见那一本本被奇特地写出来的书，夜晚梦见里面的故事，白天的时候也必然想起和流连。一个孩子一天





天地向前走去，长大了，很有知识，很有技能，还善良和有诗意，语言斯文……

同样是长大，那会多么不一样！

自己的书

优秀的文学书，也有不同。有很多是写给成年人的，也有专门写给孩子和青少年的。专门为孩子和青少年写文学书，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历史不长。可是已经写出来的足以称得上琳琅和灿烂了。它可以算作是这二三百年来我们的文学里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之一，几乎任何一本统计世纪文学成就的大书里都不会忘记写上这一笔，而且写上一个个具体的灿烂书名。

它们是我们自己的书。合乎年纪，合乎趣味，快活地笑或是严肃地思考，都是立在敬重我们生命的角度，不假冒天真，也不故意深刻。

它们是长大的人一生忘记不了的书，长大以后，他们才知道，原来这样的书，这些书里的故事和美妙，在长大之后读的文学书里再难遇见，可是因为他们读过了，所以没有遗憾。他们会这样劝说：“读一读吧，要不会遗憾的。”



我们不要像安徒生写的那棵小枞树，老急着长大，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不理睬照射它的那么温暖的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连飞翔过去的小鸟，和早晨与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也一点儿都不感兴趣，老想着我长大了，我长大了。

“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太阳光说。

“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空气说。

“请你尽情地阅读属于你的年龄的文学书吧！”梅子涵说。

现在的这些“国际大奖小说”就是这样的书。

它们真是非常好，读完了，放进你自己的书架，你永远也不会抽离的。

很多年后，你当父亲、母亲了，你会对儿子、女儿说：“读一读它们，我的孩子！”

你还会当爷爷、奶奶、外公和外婆，你会对孙辈们说：“读一读它们吧，我都珍藏了一辈子了！”

一辈子的书。





鲍雷伊的日记选摘



6月6日

这天中午,妈妈准备起身去医院上班了,临走前她又重复了说过无数次的话:“雷伊,请把你的房间打扫一下,不可以这么乱。还有,别忘了你床底下的脏东西!”

我说:“妈妈你又在唠叨了,我正打算去培瑞家呢!”

妈妈过来亲了亲我的头发,说道:“你要先整理房间,然后才能去培瑞家。还有,如果没有唠叨的妈妈,那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所有的事情都会乱套的。”

也许她说得对。我的确好久没有清理房间了,我把床底下所有的垃圾都拖了出来,有旧袜子、校报、已经散架的模型、几本书(天哪,还有一本是学校的书!)和别的一些东西。我找到了一个几年前的日记本,那还是我六年级





懵懂无知的时候记的呢。当时妈妈和爸爸刚刚离婚，她带着我一起搬到了海林镇。我刚转到新学校，那段日子可真不好过。

我坐在地上读着日记。读完之后，我还是坐在地上思考着，到底发生什么变化了呢？

爸爸现在还在开卡车，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所以他要么是没能及时赶回家照顾孩子，要么干脆把孩子给忘了。我很少见到他，但我也不像六年级时那么生他的气了。我不会再哭，但是他答应给我打电话却食言时我还是很伤心。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看到大卡车总是特别兴奋，只是下来的司机不是爸爸。我多么希望——唉，不说了。

妈妈已经完成了护士职业课程并留在了医院工作。她的工作时间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因为这个班次的工资比白班高。上午她都在学习，她想成为一个注册护士，这样她就可以挣更多的钱。我们仍住在“庭院小屋”里，而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棚屋。妈妈正在找公寓，可到现在也没能找到。

每两周我都会去凯蒂阿姨经营的餐饮店拖一次地，妈妈在拿到护士执照之前就是在这里工作的。凯蒂阿姨



会给我很多好吃的东西。我喜欢自己赚零花钱，而且我还可以用凯蒂阿姨地板上的方格做一个我梦寐以求的棋盘。

妈妈曾经以为电视是宇宙中最大的恶魔。但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她也就不再觉得电视会侵蚀我的大脑或者让我无所事事。起初我收看所有的电视节目，感到厌倦之后又重新切换到新闻或动物频道。后来我开始觉得塞伦盖蒂草原上的每一头狮子都应该有它的专属发型师。有时候某些新闻也会让我感到不安。比如我看到卡车事故的新闻，要么是卡车悬在大桥的边缘或者几吨西红柿滚落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我几乎喘不过来气，直到我确认事故中的司机不是我爸爸。

我日记的另一部分让我感到很开心，那部分写的是我想成为像博德·汉修一样出名的作家。也许我会成为作家，也许不会。当我给他写信时，他告诉我要保持记日记的习惯，这让我感到很开心。

我担心自己将来能干什么，妈妈也是。爸爸可能太忙于在蔬菜腐烂之前把它及时送到，又或者他正在某个卡车休息站玩电子游戏，而无暇顾及我。





我喜欢写作。或许我会开始作文书的创作,但不是每天写,就像现在一样。

隔壁的加油站不再传来“砰砰”的响声,原来已经十点多钟了。妈妈十一点半回家,但我的房间还是一团糟。没关系,除了书和日记,我会把所有的东西都丢到垃圾桶里去。

噢,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把培瑞给忘了。





6月7日

今天我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记录下来！夏天的雾好浓，浓到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滴水。妈妈去上课了，我们的小屋看起来是那么冷清，于是我爬上山去找培瑞。我喜欢他家那座古老的大房子，它建在斜坡上，没有雾气时，可以眺望整个海湾。房间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古朴而又舒适，不时飘来阵阵美食的香味。培瑞的继母——布林克霍夫太太很胖，但是她又不像妈妈的朋友们那样对体重患得患失。

培瑞的家里到处都有小猫咪，笼子里还养着仓鼠，小妹妹们满屋跑着。有一次我在沙发下发现了一只乌龟，后来却再也没有见到了。有时候他奶奶会在那儿，用漂亮又柔软的纱线织出各种奇怪图案的毛衣。培瑞说奶奶会把这些毛衣以高价卖给一家精品店。看着老奶奶的毛衣针





上下翻飞，我渐渐地入迷了。

布林克霍夫一家除了爸爸妈妈还有培瑞以及五个妹妹。两个女孩是培瑞母亲生的，另外两个是继母带来的。最小的妹妹是父亲和继母婚后生的，她最喜欢在角落里爬来爬去，玩捉迷藏。有时候女孩子们还会更多，因为她们的朋友会过来一起玩，她们都爱穿着布林克霍夫太太放在大盒子裡的旧衣服。

这天早上，所有的姑娘们都围成一圈跪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用爆米花机爆着爆米花。她们把爆好的爆米花倒在碗里，我和培瑞过来想拿一些吃。

姑娘们把我们的手打到一边，其中一个姑娘说：“不能吃！这个要用来吸水的！”

我们愣住了，谁听说过吸水爆米花？

姑娘们正忙着把做好的爆米花依次倒入一碗水里，看着爆米花缩到水里。我觉得，除了小仓鼠，恐怕没人会愿意吃这爆米花。

“这简直就是胡闹！”培瑞对姑娘们说。

“不！”最大的姑娘站出来说。我记得她应该叫贝琪。“我们正在做一个科学实验，证明爆米花有记忆！把它放



入水里，它会记起原本小小的硬硬的样子，而不见现在又大又蓬松的状态。”

我和培瑞大吃特吃爆米花。“你们在伤害爆米花！”其中的一个姑娘说。这不禁让我有些好奇：当我咀嚼爆米花的时候，它们会记得什么呢。

培瑞和我跑到他的小房间里，开始拼那辆老爷车模型。当我们把胶水涂在一个小部件上却又不能马上判断出该把这个小零件放在哪儿的时候，零件上的塑料便融化了，以至于放哪儿都不合适了。这种情况发生了好多次。于是我只好把胶水涂在引擎盖上。可擦掉胶水也把光泽给擦掉了。还好，我对这些感觉无所谓啦。

我与培瑞四目相对，此时此刻我能感觉到我们达成了一种共识：这个模型已经被我们给玩坏了。二话不说，我们把汽车模型的部件全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回到厨房，拿了好多爆米花吃。

要写到妈妈的车这一部分了，可是现在已经夜深，我应该上床睡觉了。关于今天的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再写吧。





6月8日

继续昨天的内容。有很多地方是妈妈们不允许我们涉足的，比如冷库和游戏厅，我们只好漫无目的地跑到海滩去。海滩那边也只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地方。潮湿的空气让我们浑身起鸡皮疙瘩。雾水从桉树上滴落下来，闻起来像老公猫身上的味道。

海滩上阴暗又寒冷，附近唯一的人是一个我们称之为“总统先生”的怪老头儿，他总是说如果他当总统，一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多改变。他在公园和海滩上巡逻，拖着两个粗麻袋，其中一个装碎玻璃和酒瓶子，另一个装易拉罐，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割伤小脚丫了。有些人认为他很古怪，因为他住在一辆破旧的面包车里，但我们不会这么认为，反而有时候会帮助他。

在通往海滩的台阶口，就在防波堤边，一只棕色小



狗，身上长着白点，头顶有块白斑，作为一只中型犬，它看起来壮了些，这会儿它正卧在柔软的沙子上。这只狗看起来有点儿忧伤，不停地呜咽着。

“嗨，狗狗！”我想起了之前养的狗狗“土匪”以及在父母离婚之前的那些快乐往事。他们离婚后我跟着妈妈，而“土匪”跟了爸爸。

“总统先生”在沙子上拖着他的粗麻袋走了过来。“这只狗从昨天起就一直坐在这里，”他说，“没有项圈，也没有狗证，什么都没有，只是在这儿悲伤地坐着。”

“到这儿来，小伙子。”我拍着膝盖对着狗狗说。

狗狗不为所动。我轻轻抓挠着它的胸口，正像“土匪”喜欢的那样。狗狗把耳朵向后伸，抬头看着我，我发现这是一副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伤心的表情。如果狗会哭，这只狗一定泣不成声了。

“来吧，狗狗！”培瑞说道。这只狗摇起了它的断尾。这并不是开心的信号，而是表示不安。如果它还有尾巴的话，那一定是夹在双腿之间的。

“好像是有人让它待在这里的，所以它就那么在这儿待着。”“总统先生”说道，“如果它再继续坐下去的话，流

